

杲杲冬日光

□ 耿艳菊

站在院里的水池边洗手，水到手上冰冰凉，冷得直让人立即要缩回去。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，昏昏沉沉的，预报说有雪，欲下未下的样子，突然就想念起明媚温暖的阳光来。

冬日里，雪花飞舞，琉璃世界，固然是浪漫的风雅的，但到底是锦上添花。“杲杲冬日光，明暖又可爱。”阳光才是在寒冷冬日里的雪中送炭。

只要有阳光的日子，人的心情似乎也不会太差。往阳光下站一会儿，浑身晒得暖暖的，内心不知不觉就温柔平静了。

小时候，家里是四合院，农家的院子比城里宽敞多了，阳光最好的时候直接铺满了整个院子，金光闪闪、明丽温暖。家家户户都喜欢把衣裳被子抱到院里晾晒，晾晒后的衣裳和被子留有阳光的味道，晚上钻进被窝时还能闻到阳光的香味。

记得每年放寒假，屋子里没有暖气，到处冰凉凉的。坐在桌前写寒假作业时冷得难受，根本没有心情写。父母看着心疼，就会说等明天太阳出来了到院里写去。

一般出太阳的天气，上午十来点就

把堂屋的廊檐下照得一片温煦了。我们就搬着高椅子低凳子到廊檐下，美美地在阳光里写作业，有时干脆把饭桌也搬到阳光下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这是非常有趣的事。简单的饭食配上阳光，也成了世上美味。

那时的生活很苦，可是因为有对阳光的期待，而阳光从来都不会辜负我们对暖的盼望，心中并没有对当下的日子和季节产生过抱怨，只觉得寒冷的冬天也是很美的。冬有冬的美，冬天再冷也不怕，有阳光在庇护着，阳光永远在关照着人间大地。

如今，每年过年我们就会回到亲切的小院。小院旧了，但阳光依然是簇新明亮的，温暖一分都没减少。现在屋里放了暖气片，暖暖和和的，可我们依旧保持着晒太阳的习惯，喜欢坐在堂屋的廊檐下沐浴着阳光，闲话家常或回忆往事。

“时间是最公平合理的，它从不多给谁一分。”阳光也是如此公道温情，是寒冷冬日里大自然最慷慨的恩赐。追逐阳光的人，内心定是温暖明亮的，会在生活里保持一份笑意盈盈的心态。



诗情暖意

□ 杉柠

“天水清相入，秋冬气始交。”当我们还对五彩斑斓的秋留恋不已时，冬已携着一股清冷之风悄然而至。这骤然到访的清寒中，我读着文人墨客的古诗，却品出别样暖意。

“冻笔新诗懒写，寒炉美酒时温。醉看墨花月白，恍疑雪满前村。”这是唐代诗人李白的《立冬》“暖酒”诗。蘸墨的毛笔冻结了，正好不用写诗了，诗人好似在说：“不是我李白偷懒，这是天意啊！”真是俏皮可爱。初冬的寒气就连炉子也冷了几分，幸好炉上有美酒时常温热。醉了的诗入更是文思滔滔，借着暖暖的酒劲，竟把月白都看成了村间白雪。浪漫的诗仙围着火炉，喝着暖酒，开启了休养、冬藏模式，引领者诗文界暖暖的冬日慵懒风。我想，此时若是再来一份“清水飘芙蓉，元宝落玉盘”的饺子相配，那得多妙啊！

南方的冬天似乎总是来得迟些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早冬》就是一幅入冬“暖图”：“十月江南天气好，可怜冬景似春华。霜轻未杀萋萋草，日暖初干漠漠沙。老柘叶黄如嫩树，寒樱枝白是狂花。此时却羡闲人醉，五马无由入酒家。”十月的江南天气好似小阳春，无风

暖融融。小草披着薄霜，在阳光下像被风干了的沙粒。老柘树的叶子也如嫩树般显黄，寒樱更是“狂妄”地不知时序，开出枝枝白花。然而，诗人此时任职太守，有公务在身，只能羡慕出入酒家人的那份清闲。显然，白居易是很喜欢江南早冬的景致的，也在诗文中体现了他对悠闲、恬淡生活的向往之情。

天气寒冷时，友情也可“制暖”。宋代文豪苏轼就在诗文中向好友发出了热烈的“制暖信号”：“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荷花枯萎、凋落残败，一副初冬萧条之象，但菊花却傲霜盛放。“已无”与“犹有”形成强烈对比，彰显着菊花强大的生命力。一生四处漂泊、经历风雨的苏轼赠诗勉励好友：这橙黄橘绿的黄金岁月恰如人生之秋，你要乐观向上、奋发向前啊！“君须记”三个字透出诗人殷切的叮嘱和友情之暖。收到赠诗的友人想来定会感受到老友字里行间的关切与爱惜的。

诗人的一首首充满暖意的诗文，犹如冬日暖阳，照耀着我的心田。读罢，我感觉周身都洋溢着温暖舒畅之感，仿佛冬日也变得温暖许多。



小雪至 冬始俏

《诗经》有云：“中田有庐，疆埸有瓜”。朔风乍起，雪落清寒，小雪至，冬天已然迈进门来。一步一摇都是景，一字一句皆是意，让我们在美文 中遇见冬天。

雪中情愫

□ 熊轲

仔细聆听喧嚣的西风
冬的气息渐浓

白茫茫的世界
仰望行道树的枯枝

留下疏影勾勒天空
雪又添几许素雅

拥有冬阳下的情愫
思绪变得纯粹淡然

霓虹朦胧
厚厚的棉袄中感受心的温度

带上故事缓缓前进
留下淡淡微笑

期待一朵梅的盛放
触及短暂的情动

领悟静谧的诗韵
可向岁月微微抒情

悄悄记录所有美好
仔细揣摩明日生活

母亲腌菜

□ 董国宾

进入冬季，母亲是要腌冬菜的。那时乡村安闲，日子也简朴，漫长的冬日里，母亲腌的冬菜几乎成了餐桌上的主菜，浅浅一小碟，就让日子有了滋味。

打从记事时起，母亲就是一位做腌菜的高手。春夏之交，母亲开始腌芥菜；芦花白时，就惦记着腌冬菜。冬凉一开始漫过来，母亲就忙开了。

腌雪菜是每个冬天都少不了的。母亲系上蓝布围裙，带上白布袖套，将晾晒缩水后的雪菜洗净，挤干水，然后切碎。切刀亮晃晃的，是父亲试先磨好的。父亲是磨刀的好手，但切菜这细活远不及母亲。

母亲很是利落又轻松地把雪菜切成了均匀的小细段，等一筐又一筐雪菜都切好后，最后的环节便是腌雪菜。

母亲操把切好的雪菜一层又一层放进大坛子里，加上合适的调料，只是最下面一层不必放盐。这些步骤都完成了，便将大坛子置于阴凉通风处，等上一段时间，雪菜完全入了味，便盛出一点来。喝一口粥，夹一筷小腌菜，一下子就觉得嘴巴有滋味了。

母亲腌制的萝卜，那可堪称一绝。她把洗干净的萝卜切成条，晾晒到八九成干，放进大木盆里，加入食盐和捣碎的干辣椒皮，一个劲地揉，直到把萝卜条揉得软绵绵的，然后放进坛子里。

母亲在坛子里将萝卜条一层层码好，每一层压紧实，装满后盖上坛盖，上面放一块小石头。母亲腌的萝卜条口感好，辣香辣香的，邻居们常会要一些带回家。我们家的餐桌上也有了适口的冬腌菜。

腌雪菜、腌萝卜条、腌白菜，都是最普通的家常腌菜。母亲除了把这些菜腌好，还会腌上一点大蒜和洋葱，变着法儿把日子过出味道来。

时光飞逝，走远的日子埋在了记忆里，但冬菜却没阻隔在乡下。现在日子变好了，母亲也还是会从乡下带一些冬腌菜给我。母亲说：“再尝尝娘手腌的冬菜，尝尝味道和以前有啥不一样。”



冬趣

□ 南宮素浅

天气寒冷、万物萧瑟的冬日，时不时地下些雨，出门一身湿漉漉，不出门，又闷得慌，着实恼人。然，我倒觉得，冬日有许多说不出的趣味。

周末，邀好友二三，驱车去偏远的村子登山。初冬的山头，还留恋着秋的气息，山中，枫树叶子已经红透，一半落，一半眷恋枝丫，这里一棵那里一颗，稀稀疏疏点缀着远处的山峦。天气湿冷，山中小路有些滑，每一步都要踩得稳当，路旁会偶遇零星野果，与每一颗野果的相逢都欢欣雀跃。运气好，还能发现野生的柿子树，柿子很小，也不好吃，但看起来赏心悦目。登顶眺望，只见云雾漂浮在山腰，山下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几户农家，已经收割后的梯田十分静默，整个村子宛如避世的桃源。人在冬日山中，突然觉得风轻云淡，心中好不惬意。

到就近的公园走上一遭，园中的荷塘只剩满池子“残兵”，枯萎、破碎、那折了的荷叶又老又皱，还沾了泥，反生出几许破败之美。顺手拔一朵莲蓬，极长的梗，握在手上，带着凉意。想起家中有个瓷瓶，插上应该会很有意思。

冬日早晨，买菜也是一大乐趣。不去菜市场，去找那种小地摊。守摊的多是老人家，他们面前是带着寒气的蔬菜，一扎一扎的小白菜洗得干干净净，带着水珠；冬瓜圆滚滚，细毛如同白

霜；还有萝卜、卷心菜、菠菜、韭菜，摆在路面上。小白菜两元一把，蒜苗一块五一小捆，老奶奶哈一口气，利落地装进袋子里，递给我，乐呵呵地说声“拿好喽。”

冬天的厨房，一旦冒着热气，就会觉得日子很知足。砍了排骨洗净，扔下切成大块的萝卜清炖。掌握火候炒小白菜，韭菜和肉末相依，用来做韭菜盒子，味道也好。再炸些蔬菜丸子，日子便丰满起来。

冬日的趣味，有炉火相伴，更具一番滋味。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白居易的这首诗道尽了冬日雪时围炉而坐的温情。朋友相聚，在冬日暖上一壶好酒，聊天、打趣、玩笑，生活就有了令人安稳的味道。即使没有酒，喝茶也是好的，看茶叶在杯子里沸腾，炉火滋滋地响，至于窗外下雨还是下雪，又有何妨。

假如朋友未至，那独自一人，在暖黄的灯下拥被读书，也是极好的消遣。尤其是在万籁俱寂时，轻捧书卷，读到有趣之处，沉浸其中，全然不觉冬天之严寒，哪里管外头是北风狂叫，还是雪花纷扬。夜读，应当是冬日最具意趣的事了。

待夜再深一些，那就搁下书，钻进被窝，一觉到天明。明日早起，兴许又见冬日更加有趣之事。